
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

能不忆蜀葵

张

炜

著

华夏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

能不忆蜀葵

张

炜

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能不忆蜀葵/张炜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1.10
(中国当代作家文库)

ISBN 7-5080-2576-8

I. 能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1881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2 印张 212 千字 3 插页

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0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当代作家文库》

《中国当代作家文库》是华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中国当代作家佳作丛书。

《中国当代作家文库》力图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和最新发展趋势，并在题材、内容、风格和表现手法上体现出无限的丰富性。

《中国当代作家文库》着眼于有影响的文学大家，同时也热忱地欢迎有实力的文学新人跻身其中。



张炜，男，汉族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，原籍山东省栖霞县。一九八〇年毕业于烟师中文系，长期做档案资料编研工作。一九八四年起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，一九八八年起兼任副主席。一九八一年开始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文艺杂论等。主要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、《柏慧》、《外省书》等，中篇小说《秋天的愤怒》等，短篇小说《一潭清水》等。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日等多种文字，曾三十余次在海内外获奖。

目录

卷一

挚友	【 1 】
王子与堡垒	【 25 】
赢之子	【 50 】
导师	【 71 】

卷二

甜蜜的考察	【 95 】
五里一徘徊	【 115 】
战争	【 138 】
喧庐	【 161 】

卷三

激活	【 185 】
哇加加	【 211 】
孤独	【 231 】
突围者	【 252 】

卷四

夜色围拢	【 275 】
诉讼法	【 296 】
阳光	【 317 】
飞车如梭	【 338 】



1

桤明心里明白，他从来没有像爱这个人一样爱过任何人。牵挂，有时甚至非常想念。但他也知道这人罪孽深重，差不多算得上一个恶棍。不过他平时想得更多的倒是对方的朴实诚恳；还有，这个人的迷人之处、他的才华……桤明对这些判断从不怀疑，只是有一个小问题常常要鲠上心头：对方到底是挚友还是敌人？一回到这上边就要手心冒汗，就要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：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



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算了，如今早离开了血与火的拼争，敌友之争已不再迫切，大家都跌跌撞撞进入了消费年代。问题是现在，是这个周末的下午，那种长长的思念又变得强烈了，简直让他什么都做不下去。妻子路鹿全无察觉，她多半天都蹲在地毯上和儿子玩，两个人一直咕咕哝哝。后来可能谈到了“崇拜谁”之类的话吧，只听儿子突然提高了嗓门说：“我崇拜的人都是外国的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”路鹿笑吟吟的：“本国的呢？比如你认识的？”一阵停顿。儿子好像在做一个艰难的选择：“非要挑一个不可，那就……淳于阳立吧！”

桤明像被人从头顶那儿击了一下。母子俩头拱头玩起来，路鹿的屁股一直朝向他。傻气，没有一丝悟性，到现在还是一副少不更事的模样。桤明的思绪又闪回到十几年前——那时她是书店里的一个营业员，当年有多少街头的痞子、衣衫不整的“爱书人”溜进店里缠磨，她就是看不出名堂。她站在那儿，满怀热忱介绍画册啊传记插图本啊，对迫在眼前的危机视而不见。当然了，自己也是这些顾客当中的一员，不同的是他每次都远远站着，焦灼而腼腆。有一次他看出了她的嘴角有些歪，就忍不住回去告诉了好友淳于阳立。对方马上兴奋起来，当场就出谋划策如何如何，还大喊大叫提供了一个医治的偏方。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整个过程真可谓历尽波折——他经过多少努力、折腾了多久才算遏制了那个家伙的“亲自出马”。难忘那些初夏之夜，那些仅仅属于他和她的、踏来踏去的小路。

最终他不知鼓了多大的勇气才勉为其难地实践了那个“偏方”：瞅准一个机会拥上去亲吻，用力，持久，忘我……这一下她的嘴巴总算不歪了，成了多么完美的一张小嘴。婚后桤明把淳于阳立的“理论”透露出来——说她当年嘴巴的缺憾完全是矜持和紧张所致，一经异性亲吻，局部肌肉随即放松，整个人也就落落大方了。路鹿一阵惊骇：“老天，你们懂得可真多！”

桤明那时觉得路鹿像一个透明的婴孩，一只羔羊，注定了要让自己一生牵引。这种柔情和责任多年来烘烤着他的胸廓。也许就因为一开始淳于支持了他们婚姻的缘故，路鹿对这个人始终充满了好感，一直非常信任。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人会走多远、有多么荒唐；更不知道丈夫身边有个极具破坏性的家伙：除了自己跃跃欲试，还时不时地鼓动别人，婚前婚后都没有安分过。他会一连几个月去缠一个异性，即便没有得手，也会私下对别人说一句“收拾了”之类。他甚至会像魔鬼一样编造出一些细节。也就是前不久，他还溜到这儿胡扯了一大通——当时他知道路鹿在里间，就压低了声音对桤明说：“我身边的几个人都离婚了，有人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嘿，这就对了，这多么好——整个社会都处于激活状态……”他说这话时紧盯着桤明，因为关键的一句说不出口，憋得脸色发紫。桤明说：“我不会离。”“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——多么善良的人，这一点我们完全一样。我喜欢善良的人。”他在屋里急急走动，一边用眼角瞟着桤明。只一会儿他的眼睛就蒙上了一层泪花。桤

明因为这种谈话尖利的内容而激动，一颗心怦怦跳。淳于阳立走着走着站住了，猝不及防将他挤在了墙上——当时桤明的脑子还没有转过来，对方突然就按住他的额头亲了一下，然后飞快转身，几乎是跑着出去了。

桤明记得那一次路鹿从另一间屋里咚咚跑出，盯一眼离去的淳于阳立：“他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”桤明摇头。他不愿说什么，因为小猫可听不懂狮子和狐狸的故事。他怔了一会儿，擦擦脑门。

桤明那一次没有怪罪朋友。因为没有办法，他这人就是这样，常有一些特异的冲动。这个人在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好的人。即便是鼓动别人干坏事，也直爽，干脆，而且总是有独特的方式。与自己一样，淳于从事西画已经二十余年了，少不了也沾上一点外国人的毛病：哆哆嗦嗦。艺术家嘛。桤明可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，因为那时他们都心怀了自己的一点秘密，既心照不宣又鬼鬼祟祟。

时间多快，转眼又是好几个月过去，他们竟然很少见面。而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。好像这么多年两人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如今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岔路口……桤明对路鹿说：“他很可怜，很痛苦。有时他真不知该怎样做才好——人一怀疑自己的事业就会这样。他现在终于变卦了，他已经不再画画了！”路鹿的大眼一直盯着他。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。

回想起来，即便是最危厄的时刻，桤明首先想到的还是怎样援助淳于阳立。记得许多年前的一次“严打”，淳于阳立因为被人诬告，不得不东躲西藏了好一阵子。因为一连几个月不见踪影，桤明还以为他真的进去了。那些日子桤明恍恍惚惚，路鹿说丈夫的半个魂魄都被带走了。实际上他比她说的还要严重。路鹿说：“淳于啊，天哪，怪可怜的。”她快要流泪了。那真是期待和煎熬的日子，桤明的世界突然变了：没人来玩，没人来搅闹他，电话也减少了十分之九，画布上的油彩焦在那儿。

他利用那段时间里好好回想和总结了一下两人的关系。二十多年了，风风火火，竟然没有时间静下来想一想。他们怎么结识，又怎么走到了一起？心底埋了一根多么粗的弦，它很长，很深。他平时真是不敢拨动……二十多年前，那时的每个季节、每一天对桤明来说都糟透了。他长到十二岁了还没有见过父亲，原以为自己没有父亲呢，后来才知道人在冤狱里。母亲给他看父亲的照片，流泪。他比着照片，再加上想像，画了许多张父亲。那是个多么英俊的男人。好不容易等到父亲放出来，第一次见到的真实模样把他吓坏了：皮包骨头，两眼发尖，永远胆颤心惊。不过这时他总算有机会把一大叠画稿交还

本人了。桤明永远记得父亲那双伤残的手怎样触摸这些画，记得纸的沙沙声。他从父亲的眼睛里读到了一份惊喜，还有绝望的允诺：那就画吧。

那个春天他十七岁。当时他正读初中三年级，而且再也没有希望跨进高中的门槛了。因为父亲的缘故，他只被应允读完初中。他和同学们常常看到父亲和另外几个人被民兵押着从学校门口走过，去一个工地。那时整个校园里没有人像他这样沉默，因为他没有希望，没有朋友。谁都厌弃他，谁都可以嘲笑和欺辱他。他的心里像闷了一团火药。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这样的情景：黄昏时分走出校门，刚离开别人的视线，他就按紧书包跑到林子里，站在一条偏僻的小路旁。他在那儿张望。这条通向远方的小路与他熟得不能再熟，让他生出许多幻想。因为从这条小路上走过的都是陌生的面孔：他们谁也不知道他是谁，这些人也就不可能厌弃他。他会遇到一个人，会相互攀谈，会成为朋友！就是这个念头让他心头发烫，脸色彤红。他一个小时连一个小时站在路旁，眼巴巴看着。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，那个人的模样、说话的语调……一个又一个人走过来又走过去，可他始终没有勇气上前搭讪。他只怕到了那一刻自己会交出成吨的言辞。结果他一次次摸黑从小路旁返回，悄悄溜进屋里。母亲摸摸他的额头问哪去了？他不说话。那种渴求一天比一天强烈。那条小路上的人匆匆来去，根本不想停下来说一句。惟有一次是个例外：那是个一拐一拐的少年，少年走

到身边时看过来两眼，几乎就要停下了。这眼睛真亮，看得他脸颊灼烫。可是他刚上前一步，那个拐腿少年马上慌慌逃去了。

也就是这个春天，淳于阳立出现了。桤明记住了这一天的每个细节：天一大早他就被人喊着上路了，传话的人先找母亲，说有个外地人来找你儿子了——他慌慌张张赶到小城，咬着牙推开那扇门。他很久以后都能想起那一天是怎样掩饰着自己的惧怕的，进门就像个木头人一样矗在对方面前。他从未遇到这样的人：豪情万丈，神采飞扬，像是带着神秘的使命从上界下凡，打捞另一个沦落尘世的异人来了。据说他从指导过桤明的画家那儿看到了十几幅习作，看着看着浑身战栗——“我毫不夸张，这是战栗！我边看边问，这个人在哪里？我的感受都写在当天的日记上了，我写道：这个人有一颗怎样的灵魂？”

那天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：淳于阳立自言自语来回踱步，有时又伫立窗前不发一声。当时他们是在小城最好的一家小旅馆里，身着制服的女服务员在门口探头探脑，淳于阳立像是后脑勺上长眼，马上大喊一声：“给我们拿包好烟来！”桤明从未吸过烟，淳于就大嚷大叫把烟塞到他嘴里，又给他点上。

他们在一起呆了三天，几乎没有时间睡觉。桤明因为总是不说话，多次受到埋怨。有一次淳于坐在床边凝视他，突然紧紧咬住了牙关。桤明慌慌回避，正想找出一句合适的话，对方却一下拥抱了他，双手拍打他的后背：“我们是怎样的人哪！

我们一旦相识就不会分开……”说到这儿突然满身抽动，口中急促喘息，把小到不能再小的声音吐在桤明耳廓里：“我是一个……天才呢！”说完这句淳于飞快松手，跳到了一边，两眼四下睃巡。桤明马上看到了一个惊慌万状的人，这使他好奇，吃惊不小；同时也很快明白：对方刚刚吐露了心底的一个秘密。

3

淳于失踪那些日子里，路鹿曾问：“如果淳于进了监狱，让你去陪他，你会吗？”“会的，我会带上画笔去。”说这话时他心里难过极了。因为他当时真的认定这家伙进去了，而且正承受无法承受的一切：犯人要一天到晚做活，日复一日，淳于最怕的就是这个。当然，他以前也对桤明说过：我们这儿的画家啊，还想成为大艺术家？下辈子吧！真是一帮庸才，什么苦难也没受，哪怕进一次监狱也好啊！哪怕这当中出一个同性恋也好啊！淳于的激愤，他的失望之情，当时算得上溢于言表。桤明想：好在这回总算了却了淳于的一桩心愿，怕只怕这事儿太突兀了，让他受不了。桤明那时觉得十几年里还是第一次陷于这样深长的焦虑——那边的电话永远没人接，几个朋友也变得无影无踪。要知道淳于可有一帮两肋插刀的朋友，真想不出他们这些天里是怎样过的。让桤明不解的是这些人竟然也

一块儿失踪了。哪里也找不到，像一阵风吹光了。深夜睡不着，桤明就想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：他那些朋友会不会也受到牵连，有案底在身呢？如果那样就糟透了。那等于“蓬啦”一声，一座友谊的堡垒坍塌了。

路鹿上班前在镜前看她洁白的牙齿，又端量侧影。一举一动桤明都看在眼里。乳峰是有的，臀部让人想起琵琶腔子……就在那些天里她回家告诉：经理任命她为助理了，这下真的可以离开乱哄哄的柜台了。几天之后她又说：“经理真有意思，提议让我和他‘网上聊天’哩。”桤明当时无语，只在心里感慨：我可受了不少苦，我从小备受人生的煎熬，孩子他妈，你就让我省些心吧，别再让我的白发为你而生！记得正是那会儿门铃响了，路鹿先一步去开门，刚开了一道缝就有一个纸条塞进来。来人却转身跑掉。“怎么回事？”路鹿横竖看不懂那条子。

巴掌大的一张纸上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圈，上方是飞翔的三只海鸥，下方是一丛盛开的蜀葵。一个叹号。没有字。“怎么回事？”路鹿眨巴着长眼睫。他收起条子说：“没什么，你上班去吧。哦，把儿子照顾好。”后面路鹿说了什么他听不清，只听到了“哧”一下拉合呢裙拉链的声音。很好，拉得严严的。我得走了，我有了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，这真让人陡增探险般的快乐——主要是幸福。桤明匆匆打点了一下，提上一个圆筒形的旅行包。“你可要带上画具啊！”路鹿的语气充满了悲

戚。桤明笑了，“他没有被抓，这王八蛋正藏在一个地方呢。我得走了，你别声张。”路鹿“啊、啊”叫着，瞧她仰脸看人的模样。一个金娃娃，多么洁净，舌苔不厚——她这会儿心情也陡然好转，变得喜气洋洋了。

桤明要乘车去火车站，由那儿去半岛东部的小城，然后再改乘一段郊区汽车，进一个码头坐船。大约是半个多小时的水路吧，都是缎子一般的渤海海面。他以前去过两次，两次心情都好极了：只一会儿就能抵达那个小岛，看到一片片海草房子。海鸥叫着，灯塔耸起，房子四周开满蜀葵。岛上的男人大多出海去了，来来往往的都是些大姑娘小媳妇，她们与世隔绝，扎着半个世纪前的油亮大辫子。不过这次桤明一出家门心情就沉重起来，最初展开那张纸条时的兴奋很快消退了。他在想一个严肃而又迫近的问题：我现在去探望的人，真的是一名潜逃犯吗？

车子摇摇晃晃往前，包裹里透出阵阵火腿肠的香味。他不记得装过这一类东西，那肯定是路鹿掖进包中的。他相信那家伙总是惹人注目、使人怜惜——记得有一次和淳于一起到少儿美术班去，刚进门不一会儿那些小孩子们就扔下自己，只满脸惊喜盯着身边这个人。瞧瞧吧，这是个什么时代，我们的后一代都崇拜起了流氓阿飞、各色骗子，顶多也是些无根无抵的花男绿女——这可怎么办？做长辈的如果为此沮丧，那就打谱生一辈子闷气吧。再说责任也不尽在孩子，瞧他们多么小，呀呀

学语，一个个长得白生生的，就看我们怎么指教了。其实淳于他们更多是博得了同代人的赞许。“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一群自做自受、同时又是备受捉弄的人。”

4

桤明不会忘记那个炎热的夏天。许多年后海岛之行的每一个细节仍旧簇簇如新。他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令自己牵肠挂肚的人会在这样一个地方逍遥，真是以逸待劳。说起来没人相信，他在短时间内已经深深地取信于左邻右舍，天知道用了什么办法。旁边几幢小屋的主人都像珍藏宝物一样掩饰着他的踪迹。好在他本身如同一只臭鼬，那气息让人不难寻觅。桤明只凭夏风中摇曳的蜀葵就能够摸到那两扇洗白的门板，谁知刚刚接近就有猎犬狂吼，接着隔壁一位银发老太太手持捶衣棒走出。“我找一位姓淳于的人。”老太太闭上眼睛：“那是一间空了百十年的草料房子。”桤明摸着纸条又不敢拿出，“可是，可是我来过不止一次啊。”“报上姓名来吧！”他一报姓名，老太太立刻睁开深潭般的双目：“俺家泥娃不认得你呢！”正说着，桤明觉察到密挤的蜀葵棵里有个人影，那人在哧哧笑。桤明骂了一句。

淳于阳立绷着脸走出来。他穿了一件花衫，刚刚理了发，上唇没有剃净的几根胡茬翘着，让人想到豪猪的箭刺。桤明还